

紳士文化是香港的氣質 論眾人之事不宜帶粗口

每一個人，在特定的情況下，都會爆粗；每一個人，在一生中，難免不說一句髒話。粗口，是一種與本土文化緊密相連的語言，也是一種能夠最為直接、簡潔地表達出內心感受的短語、短句。從這個意義上看，粗口，也是文化的一種範疇。無論是香港、內地，還是台灣，甚至歐美，只要有語言的地方，就必然會有粗口的存在，因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用最為高雅、美麗的辭藻去表達深刻的道理或者質樸的內涵。但是，經過文化教育之後，怎樣使用粗口，則是一個非常值得思考的問題。

文：陳匯 圖：資料圖片



中外文學難容粗口

在講求貴族、文明的歐洲，粗口是無法進入具有嚴謹色彩的歐洲古典主義文學作品中的，也無法走進舞台劇中。文藝作品中，對小人物的刻畫、描寫，對市井生活的解讀，往往是簡單而純粹的語言，用較為直白的方式去闡述，很少涉及到粗口。對於那些要刻意拔高基層的文藝家而言，為了描繪出基層民眾最為良善的一面，則粗口是不能夠加諸在草根文學上的一一即便他們真的是粗鄙不堪。

而在漢學熏陶下的東方文學中，知識分子講求的是「修身、齊家」，立言——即學會怎樣說話，是一個人從兒童啟蒙時期，直至成年後都要學習的一個重要的方面。中國古典的文學藝術作品，甚至在文字創作上，都講求一種能夠表達道德宣教作用的美感。因此，先秦詩歌散文、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多以美麗或者樸實的辭藻，來進行文人心目中的一種理想的表達。粗口，要在傳統中國的文學典籍中尋覓，確實有些困難。而日本、韓國則更是深受這些文化藝術的影響，很難想像，一個書法極為優秀的人，用毛筆，如何寫出粗俗之語言。

基層百姓的話語工具

書面語言，與粗口一類的生活語言相互分離，造成了中國人文字、白話的差異。這種分割，伴隨著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的一次次思潮衝擊而解體。大眾主義思潮的興起，帶來的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次重新組合。文人不再用高雅、抽象、難以理解的詞匯去說教，反而開始用平民大眾的語言，甚至粗口，來表達對社會的一種關注和態度。因此，粗口也漸漸地登上了文化藝術的舞台，從生活走向了理論。

歐洲也是如此。到了文藝時期，強調的是個性的解放，人性的自由，不同階層的平等。那麼，粗口，也作為一種「流行」的元素，從生活領域進入到文藝作品中。隨着美國的崛起，市民文化的發達，粗口不再是一種難登大雅之堂的污穢之物，反而成為了最能夠講述小市民、基層百姓話語的一種工具。

的確，粗口與粗俗、草根、市井等字眼緊密相連。但講粗口的，卻



不一定是草根之人。粗口的登堂入室、大行其道，是社會開始轉向基層化、草根化的一種象徵。粗口進入文學作品，進入戲劇、電影、電視劇，也無可厚非，因為生活原本就是如此，正如香港的舞台劇、電影也有粗口對白。既然文學藝術作品是反映現實生活的一種手段和途徑，那麼，粗口成為文藝作品的一個符號，本身也顯得無可厚非。

不應以粗口公開謾罵

問題在於，文藝是文藝，現實是現實。一個人在看電影或話劇時，可以為其中具有真實感的粗口所打動，但是，是否看完之後，一定要在生活中以粗口作為表達自己立場和理念的一種工具呢？文藝作品中的情節，和現實生活的人與事，是有巨大差別的。藝術欣賞、藝術創作，是一種私人的行為。但是，公共對話、公共討論，則是一種具有「眾人之事」的大眾公開活動。公共活動、公共話語甚至公共政策的辯論，需要的是理性討論和邏輯分析，而不是粗口式的謾罵。我們也不能夠以「文藝青年」的思維、邏輯，去處理現實生活中的種種爭議、不滿和反對。

香港的優勢，究竟在何處呢？一般認為，香港是一個東西方文化交匯、融合的地方。對於歐美人士而言，香港的氣質，是西方紳士文化的一種延伸；對於來自中國內地的人而言，香港老舊街區的風情，具有濃濃的中國復古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延續。那麼，我們固然不反對在文藝作品中加入一些能夠反映市井生活的「粗口」——因為文藝也要真實；但是，我們也不能夠將粗口文化當成是處理和面對公共議題的一種方式，從而讓來自祖國內地和國外的友人漸漸失去對香港的好感。



不老傳說

文：余綺平

希臘伊卡里亞島 (Ikaria) 三分之一人超過九十歲，島民生活無憂，糧食自給自足，每日紅酒咖啡，呼吸新鮮空氣，曬曬太陽，然後望天打卦。一日復一日，等到壽終正寢那一天，也是欣然以赴。

伊卡里亞島與世隔絕，飛機因風大，難以降落；渡輪因船員經常罷工，航期不定，島民習以為常。這個世外桃源位於地中海東部，距離土耳其三十海里。據希臘神話故事講述，年輕人伊卡洛斯 (Icarus) 有一對用蜂蠟和羽毛做成的翅膀，因不聽父親勸告，飛近太陽，翅膀融化了，墮落一小島旁的大海而亡。為了紀念他，小島取名伊卡里亞島。島上小屋依岩石山而建，四周種滿橄欖樹，島民日常出入，沒有交通工具，只能步行，這是長壽原因之一。

《國家地理》記者比特納 (Dan Buettner) 的新書《藍色地帶》(The Blue Zones, 今年三月已出版中文譯本)，介紹了全球五個最長壽的「藍色地帶」，其中包括伊卡里亞島。書已出版，他仍然留戀該島，最近英國《衛報》記者往小島採訪時巧遇他，回英後發表長文，引述比特納的最新見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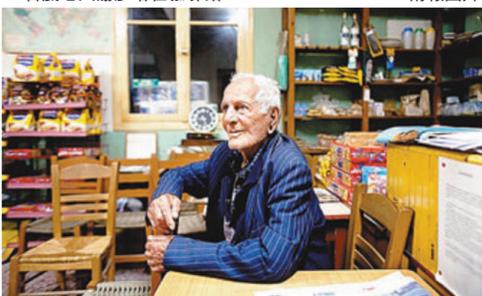
兩人所坐的螺旋飛機不顧風大，冒險降落，更滯留島上數天。比特納形容：「飛機上的人，都是冒死來到這裡尋求長壽之道，實在諷刺。」

他書中五個長壽「藍色地帶」有：意大利撒丁尼亞島 (Sardinia)、日本沖繩島、美國加州的洛馬琳達 (Loma Linda)、哥斯達黎加的尼克亞 (Nicoya) 半島和希臘的伊卡里亞島。比特納認為，這些地方的長壽老人都能夠提供實質證據，如出世紙，以證明自己的年齡。

前蘇聯的高加索、中國、韓國和巴基斯坦的某些地區，也自稱是長壽福地，但比特納認為他們沒有實質證據，不足信。

百歲老人謝沙哈在咖啡館。

衛報圖片



長壽必然有共通點，伊卡里亞島百歲老人喜歡吃豆類，喝羊奶、草藥茶、咖啡和紅酒，少吃肉和糖，喜歡午睡，飼養家畜和打理花園。

雅典大學研究伊卡里亞島的專家指出，島民很少生病，患癌症、心臟病、憂鬱症和老人癡呆症的比率也極低。島民的午睡習慣可降低四成患心臟病的風險，喝野生薄荷和甘菊等草藥茶可避免癡呆症。

專家還指出，島上八成六十五歲至一百歲的老人也承認，他們仍然有性生活，而且「成績理想」。

子孫滿堂也是長壽原因之一。專家發現，不少島民是四代、甚至五代同堂，老人子孫圍繞，心理上覺得安全和強壯。島上只有一所老人院，住的是無親人的孤獨者，子女若送父母入院，會覺得羞恥，也遭別人咒罵。

這一塊福地曾經死過無數人。二次大戰時，伊卡里亞島遭德國和意大利佔據，餓死兩成人口。戰後，數以千計的共產黨員和左派人員被流放該島，他們成立公社制度，伊卡里亞島變為「愛琴海上的紅色島嶼」了。

這一次，《衛報》訪問了島上百歲老人謝沙哈，他住山頂，每天上下午來回步行兩公里，前往山下的咖啡館，喝咖啡和兩杯紅酒。他煙不離手，已吸上七十年了。記者提醒他吸煙損害健康，他答，記憶中自己從未生過病。

謝沙哈結婚六十年，最近希望休妻「換畫」。「最好找一個五十五歲的妻子。」他說。記者相信他有心有力，因為跟謝沙哈握手道別時，他的一隻手力大如牛，像要握碎對方的手骨。

劉成當選中國書法十大年度人物

「跨世紀，2012中國書法十大年度人物頒獎典禮暨十大年度人物精品展」近日在廣西跨世紀美術館開幕，吉林省書法家劉成是其中一位獲獎人。今年3月11日，跨世紀，2012中國書法十大年度人物評選在武漢揭曉，張學群、管峻、陳振濂、孫曉雲、言恭達、黃惇、姜壽田、劉成、王岳川、黃君10位書法家當選為2012中國書法十大年度人物。來自吉林省的劉成以總票數第八，成為最年輕的上榜者。

中國書法十大年度人物評選活動由我國創刊最早、發行量最大的書法權威專業媒體《書法報》、《書法》雜誌主辦，自2004年啟動以來，已連續八年評選出中國書壇最具影響力的書法年度人物。著名書法家、學者叢文俊先生、遼寧省書法家協會主席王丹先後上榜，劉成是第三位躋身於這個榜單的東三省書法家。

劉成放棄大學本科的高分子專業，成為一名職業書法家。近年來，參加國內外書法專業大展多達數十

次，他的楷書、篆書（金文大篆）作品分別兩次入展第八屆、第九屆全國書法篆刻展；篆書（甲骨文）獲得中國書法家協會主辦的篆書單項書體最高規格展覽「全國首屆篆書展」二等獎。他的隸書巨幅作品獲得「第二屆東北亞國際書畫攝影大賽」書法金獎，並獲得10萬元大獎。在「改革開放30周年吉林省書法大展」和「吉林省首屆碑帖大展」中，他的隸書作品都榮獲金獎。

前不久由中國書法家協會篆書委員會、中國書法院、吉林省政協文教委等單位共同主辦的劉成首個展覽《劉成書法展》暨劉成書法藝術系列叢書首發式獲得很大的成功，並發行了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書法專集、臨摹系列叢書、手卷冊頁系列叢書等十數種專業作品集及專輯，發行了由吉林省出版集團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記錄劉成從藝經歷及書法生活狀態長達600頁的影像集。

文：記者 蘇志堅

阮兆輝經典重溫

「萬能泰斗」阮兆輝從藝六十載，對電影、電視和粵劇界貢獻良多。香港電影資料館即日起至九月，以「從神童到泰斗——阮兆輝從藝六十年」為主題，選映他多部影片，讓觀眾重溫其精湛演技。

阮兆輝自七歲開始踏足電影圈，其後投身粵劇界，多年來在銀幕和戲台上演盡無數角色。今年正值阮兆輝從藝六十年，文化界已經先後舉辦連串活動，為這位一直奉獻舞台的粵劇前輩慶祝。

「從神童到泰斗——阮兆輝從藝六十年」分為兩部分：「神童篇」及「成年篇」。「神童篇」將放映阮兆輝演早熟小孩的《鳳閣重開姊妹花》(1977)和《再進沈園》(1994)，及角色亦正亦邪的《李香君》(1990)。



蘭》(1954)，與初登銀幕的李香琴演生鬼對打戲的《黃飛鴻大鬧天燈》(1956)及他的首部哪吒電影《哪吒鬧東海》(1957)。

「成年篇」則放映阮兆輝與陳寶珠的《雙孝子月宮救母》(1960)，與陳寶珠和蕭芳芳合演唐三藏取西經故事的《孫悟空三戲百花仙》(1965)，改戲路拍劇集《獅子山下》的《押》(1977)、《野孩子》(1977)和《再進沈園》(1994)，及角色亦正亦邪的《李香君》(1990)。

詳情可瀏覽：www.lcsd.gov.hk/CE/CulturalService/filmprog/chinese/2011mm/2011mm_film.html